

北海老街,时光的守望者

■闫群

甲辰初春,第一次抵达北海,我就深深迷恋上这座古朴而典雅的城市。尤其北海老街,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。它不仅有其他城市老街浓浓的烟火味,还承载着城市的记忆,见证了岁月的变迁,是一个让时光驻足的地方。

老街位于广西北海市海城区珠海路,踏着青石板路漫步在老街,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路两旁的建筑充满了南洋风情,形成了独特的老街风貌,让人眼前一亮。中西合璧的骑楼式建筑相互交融,犹如一位沧桑老者,见证着老街的兴衰。斑驳的墙壁、破旧的门窗、古朴的招牌、墨绿的苔藓……这些老建筑打眼看去历经风雨,但依然保存完好,似乎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辉煌和岁月的沧桑。走进骑楼,你会发现它们内部宽敞而通风。这种独特的建筑结构,既能为行人遮风挡雨,又能让商家在炎热的天气中保持凉爽。骑楼的阳台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阳台上摆放着各种花卉和绿色植物,为整个建筑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倚靠在骑楼阳台围栏上,俯瞰着街道上南来北往的行人,突然,一阵悠扬的音乐声传入耳中。循声望去,一位白发老者坐在街边,拉着二

胡。流淌出的音符如泣如诉,让人陷入其中难以自拔,恍惚间时间这只无形的手在心头一遍遍轻拂。街道两旁店铺琳琅满目,耳边传来阵阵吆喝声和欢笑声。老字号的店铺里,摆放着五花八门的商品,从特色小吃到精美手工艺品,无不展现着北海的独特魅力。这些店铺见证了老街的历史,它们虽然历经风雨,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和特色。我沿途品尝了一些当地特色美食,如蟹仔粉、虾饼、叉烧包等。一边品尝美食,一边感受老街独特的魅力,时间仿佛停滞不前了。

在老街,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保留了传统手工艺的店铺。这些店铺通常由老一辈的手艺人经营,他们传承着独特的技艺和文化。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家手工制作银饰的店铺。店铺老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匠,他用心打造每一件银饰,从设计到制作无不彰显工匠精神。他耐心地倾听每个进店顾客的需求和喜好,然后量身定制出独一无二的银饰。这些银饰不仅精美,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手工制作的温度和情感。

当我从一家名为“白屿蓝”的手工扎染店铺门口路过时,一眼就喜欢上里面的服饰了。这些手工

扎染服装由蓝色和白色交互扎染而成,面料摸上去既有丝绸的顺滑感,也有棉绸的轻柔感,价格也不算太贵。当时店铺还有“买一送一”的活动,营业员推荐了几款,我件件爱不释手,最后只能忍痛割爱挑了两件最喜欢的连衣裙和一顶帽子。

这些传统手工艺店铺和小吃摊位不仅是老街的一部分,更是这个城市文化的传承者。它们让人感受到了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和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北海老街还保存着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产,如北海海关大楼、大清邮政北海分局旧址等。这些建筑和文化遗产见证了老街的历史和文化,也成为北海市的重要文化财富。



踏遍千山重晚晴

■李岳鹏

中会老兄的《更行更远·东安棠棣》诗文集不久前出版了,知识分子那种才情、干脆、骨气一览无余,打心里为他感到高兴。

与中会老兄相识,可以追溯到2011年。前几日,他突然过来正式道别,一股难以抑制的不舍,让我内心久久难以平静。他说:“你们的时间还长着,好好干,你们70后这一代对地勘行业还是有情怀的!”细想,距离初次相识至今已12年有余,无限的感慨不由涌上心头……

对一个人的理解、尊重,最好的方式是去理解他的文字,体会他作品中所饱含的情感。捧着

他的作品,时间跨度26年,135篇诗作,10篇文章,每一篇都是一个生动故事,都是一份美好的回忆。其中有些是体现同事情谊的打油诗,有些是游览胜景的抒情诗,有些是记录工作的“见闻诗”,还有一些是记录家人、家乡、家族变迁历史的文章,阐述的角度不是恢宏叙事,而是入微入心。记得有一次,我对其他同事很认真地说,于中会同志而言,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位优秀的总工程师,少了一位出色的作家。

文章只要与地质工作沾上边,就成为其展示强项的广阔天地。比如自序中:“翻越内蒙古大

青山进入辽阔的大草原,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一片沼泽和汪洋泽国;在菲律宾三描礼士山,脚下蛇绿岩表明这里曾经是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地带……”神秘的地壳世界,在他的眼中,就如同调色板在画家的眼中多彩而熟悉。

乡情味很浓,是我另一重感受。商南人把石板房这地方叫上屋场,《上屋场老石板房》中写道:“石板房有点奇,通风透亮不漏雨,冰雹对他没主意。”他家的石板房几经转手,早无踪影,但至今令作者魂牵梦萦。《小时的四合院》写得很让人动情,不免想到自己小时

候。分为七部分的《老屋》,有着铺展历史画卷,记载时代变迁的厚重感。

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父母在家就在,父母去何以家?我再也回不到父母的怀抱,根却永远留在了老屋……时光穿梭半个世纪,老屋尘封了黔黎人家的生存光景和烟火味道,演绎了老少三代人的血脉亲情和悲欢离合,见证了我的似水年华,陪伴我从黄发垂髫的青春少年,变成了如今这般老眼昏花一枕风霜。”这一段话,写出了多少游子的魂牵梦萦、内心世界。文中配有大量老照片,更显此书的意味厚重,见微知著。

宋诗里的蕨菜

■刘开栋

蕨菜是生长于春天的一种野菜。在野外向阳的山坡,春暖花开之时,很快就滋生了一大片,那是往年泥土里的种子按捺不住春风拂动的热情,在春雨和阳光的触摸下,把头钻出地面。作为一种常见的野菜,乡野人家,没有谁没有品尝过它的美味。在宋代古诗中,有不少作品留下过它的踪迹。

诗人度正写有诗句:“陟彼南峰采蕨芽,筠篮驰送簇英华。东君迸出非无意,救活饥肠几万家。”诗中点明了采摘蕨菜的地点是“南峰”,即南面的山峰,说明从古至今,蕨菜的生长环境少不了阳光的照射。采摘的是蕨菜的芽,即顶部最鲜嫩的部分——底部老化的纤维,表皮坚硬无法食用。“东君”为太阳神,诗文中把蕨菜的生长视为

太阳的恩赐。

诗人释绍县《采蕨》一文写道:“拨云寻蕨到层峰,荆棘林中有路通。拈起一拳全杀活,漏篮无底贮春风。”春来轻快愉悦的心境浮于言表:到雾气弥漫的山峰寻找蕨菜,满地的荆棘阻挡在前方,细看之下,绝境之中别有路径,一条小路隐藏在内。荆棘的尽头满是蕨菜,站立在地表,顶端的嫩芽就像握着的拳头。采摘呀,放在竹篮里,镂空的竹篮没有密实的底部,却盛满了无限的春风。采摘蕨菜,在诗人看来,是感受春意的一次美好的山野之游。

在诗人汪应辰的笔下,蕨菜具有勇毅、顽强的品性:“一拳打破地皮穿,拿住春风不放拳。直待子规啼夜月,放开青掌始朝天。”握拳而生的形象,是蕨菜富有鲜明个性的

特征。蕨菜“打破”地皮,又在春风的吹拂中,不肯放松拳头。“子规啼夜月”是什么时候呢?可以从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中得到印证,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,子规啼叫之时,杨花落尽。杨花即柳絮,柳絮是柳树的种子,在暮春时节散播如棉。到了春末,握拳的嫩芽才放开手掌。

诗人罗公升对蕨菜更是称赞备至:“神丹有余光,入地茁紫玉”,它是神仙丹药光芒所化,照射在地,就成了蕨菜的种子;“东风一夜雨,登垣间红绿”,在春风、春雨的滋润下,变成紫红、青绿的颜色,如玉石一般润泽;“淡羹意自古,酸蕴香更酷”,做汤之后,味道既酸又香,“酷”可以理解为脆嫩爽口。“山人谢肉食,藉此慰便腹”,居住在山中之人,宁愿不吃肉,也要吃蕨菜;

“府公厌腥腐,宁有啖此福”,在城中居住的人家,吃厌了荤腥,以吃蕨菜为有福气之事。

刘过也曾歌颂过蕨菜。他在《郭帅遗蕨羹》一诗中写道:“书生穷无食肉相,老不能官犹崛强。一杯紫蕨江西羹,万户封侯犹未当。”应试不第的他,是一个穷书生,心中仍有经国济世的理想;还没有实现当万户侯的雄心壮志,吃到郭帅送来的紫蕨羹,心中有无限感慨。“此生只愿吃此羹,坐看将军勋业成。”他宁愿一生都吃紫蕨羹,希望郭帅能够完成收复失地的功业。一碗朴素的蕨菜,寄托着作者赤诚的家国理想。

蕨菜是山乡的一种廉价野菜,因诗人身份、地位、理想、志趣的不同而赋予了它不同的意蕴,倒也别有情趣、耐人寻味。

波澜壮阔的蜀河口历史画卷

■刘培英

由杨才璁、马伯友两位作者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蜀河口》,挥斥方遒,以高远的视角、翔实的资料、绵密的细节,重现汉江沿岸一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,是为汉江儿女立的传、为蜀河口树的碑。

《蜀河口》描写的是小地方小人物。他们靠航运、码头货物分拣中转为生,既忙着自己的三餐四季,也关注着乡里乡亲的烟火冷暖。不乏善良的本性,又有各自的光宗耀祖、鲤鱼跳龙门、大鱼吃小鱼、咸鱼翻身的小心思。读到他们,仿佛看到身边的人,亲切熟悉。

这部著作文法娴熟,词汇丰富,语言精练,比喻、拟人贴切,动静结合,个性鲜明生动,如:“虽是腊月,外面清冷,豆腐坊里却是热火,白气氤氲中,包珍儿穿着极薄的斜襟大褂子……”又如“杨牡丹吸完一袋烟,老妈子打来洗脸水,皂荚豆香臊子伺候着。净面梳头,将头发里掺的白发拿剪子一一齐根剪了,余下黑发上发油梳得牛舔的一样……”寥寥数语,一个惟妙惟肖、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跃于眼前。

蜀河口是湖广豫陕移民聚集地,文化的包容性强、多样性丰富,全书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:“麻迷儿”“展了”“里格弄”等耳熟能详的方言俚语镶嵌其中,自然流畅、诙谐幽默,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演绎得委婉动人。似曾相识的探病风俗,浓墨重彩的刘老爷葬礼,失传四十多年的“拨牛”游戏,如醉如狂的“烧狮子”,高潮迭起、栩栩如生,“那狮子一张海阔四方口,上獠牙支地,下尖齿顶天,白花花似要吞人;身披三尺金毛,尾挽五缕拂尘。头一摇妖邪胆裂,步一行神怪俯首。仿佛是:文殊座旁青皮兽,观音骑下金毛猊……”远观蜀河口,只见金花万树,红彤彤一片火光;其间神狮数只,起舞蹁跹。直似老君倒了炼丹炉,金睛兽过了火焰山……”仿佛穿越时空置身其中,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。

景物描写更是如梦如幻如诗:“飞雪之中,瓦栏土舍,都成琼楼玉宇;高岭枯林,皆作粉雕玉砌……一片白茫茫,唯有汉江似一条碧链,曲肠九转,在银白的丛中缠绕……”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,妙语连珠,俯拾皆是,给人以强烈的愉悦美感。